

没有预料到，2019年成了我一个丰收、吉祥、涨潮的特别的一年。

1. 一月，《人民文学》上刊登了我的中篇小说《生死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转载，并获《小说选刊》年度奖。同期，《上海文学》上刊登拙作《地中海幻想曲（外一篇）》，《小说月报·大字版》与《读者》转载。三月号，《北京文学》上发表拙作中篇非虚构小说《邮事》，《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转载。

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了上述新作的单行本《生死恋》。

3. 《人民文学》十二月号，刊登了拙作，大长篇或小长篇小说《笑的风》。

去旅游总想给自己带来新的发现。这次去欧洲意大利、瑞士和法国旅游，在寻常旅程中，遇到不寻常的感受。

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遇到的神偷女贼至今难忘。那天下午品尝当地著名美食墨鱼面后，参观基督教世界享有盛名的圣马可大教堂及其广场，随后乘坐细细的船体平平的船底贡多拉游船。上岸后跟着旅游领队逛窄窄的迷宫般小巷到一个景点威尼斯退税商厦与里亚托桥参观购物。好了，亲身经历的惊险一幕发生了。小巷游客人多拥挤，走着走着突然感觉斜挎的小包轻轻地抖动一下，我下意识停下摸着小包，包的拉链已拉开，还未等我检查包内东西，右边一个二十多岁的当地女孩右手从左手拿着旅游图下面现出一叠钱，指了指地下意思是你钱掉地下然后交给我。我再摸包，包内小袋拉链也拉开钱真的没了。原以为《天下无贼》中的神偷功夫是电脑特技合成，没想到意大利女贼的神偷功夫是真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意大利女贼得手又失手？这要感谢我们的旅游领队，到了意大利他反复强调意大利和法国旅游景点治安稍差，经常有偷有抢现象，叮嘱大家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正好宾馆客房内有针线包，于是我拿个小别针在包内小袋处别上，正由于这个多余小动作的缘故，女贼钱偷到手却使包抖动让我发觉，到手后又来不及转移同伴，而且小巷人多也不便拔脚逃跑，只能乖乖掏钱把钱还给她。女贼万万没想到神偷功夫毁在一只小别针。不过发生被窃事后，我游玩兴趣倍减，到了下一个景点，找个店泡吧喝咖啡。

再说惊恐事。发生在去巴黎凯旋门的路上，在快到景点过马路等绿灯时，突然四五个也是20岁左右的吉普赛女孩围上我们团队度蜜月的年轻新郎，有人推他，更多手拉扯他胸前的挎包。幸亏旁边年轻新娘及时冲进包围圈护着她老公，新郎也捂着包大声训斥这些吉普赛女孩。接着我们团队众人也围了上去，她们见势就散开。也不离开，远远地看着我们。

晚上住巴黎让维列美居酒店，临近22时，我们正在客房内整理行李，突然过道发出一阵阵刺耳的警铃声，随后用外语反复广播着。不懂外语的我们不知何故，急忙与旅游领队联系，旅游领队说酒店有异常情况通知大家马上到0楼（欧洲一楼为0楼）酒店大堂集合。到了大堂，领队见团队人齐了但很惊讶，对大家说不要慌他去问一下。不一会，领队说一场误会，有人在洗澡时房内雾气太大引发火警警报。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大家对酒店出现异常情况时的安保护措施倒予以肯定。

当然，在这次旅游过程中，也有惊叹和惊喜。当看到古罗马斗兽场和帝国大道两旁残存建筑的悠久历史恢宏气势；当领略佛罗伦萨圣母百花教堂乔托钟楼乔万尼洗礼堂的优雅精美肃穆；当观赏巴黎凡尔赛宫卢浮宫数不胜数艺术瑰宝时，你会由衷发出感叹！

瑞士贝林佐纳格朗德城堡是质朴的，琉森卡佩尔廊桥八角形水塔也是质朴的，就是瑞士小镇随处可见的雕塑小品也大都由木材所制纯朴自然。这无妨我们对和谐自然美的欣赏和赞美，更惊喜乘坐金色山口快车沿途没有煞风景的秃顶与弃坑，一路看到瑞士山坡绿草茵茵牛羊成群木屋点点风景如画，似仙境如童话。

2019年盘点

王蒙

4. 三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与睡眠专家郭兮恒医师对谈录《睡不着觉？》。

5. 五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与赵士林教授的对谈集《争鸣传统》，我们坦率地各抒己见，讨论争鸣了孔孟老庄禅审美等传统文化诸方面。

6. 国庆前夕，荣获国家荣誉称号“人民艺术家”，参加了一系列七十年大庆活动，接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许多媒体的采访，我最谦逊与最当仁不让的一句牛话是：“我现在仍然是文艺一

线的劳动力”，振奋与惭愧不已。

7. 在全国各地讲课，并参加大量文化活动，包括衡阳王船山诞生400周年纪念研讨会、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科学人文论坛等。

8. 北京联合出版出版了拙作极简版谈孔孟老庄的四本书：《精进》《原则》《得到》《个性》，针对青少年学生，算得别开生面。

9. 拙作《中华玄机》书目，被全国老龄委与老龄协会推荐阅读。

10. 《这边风景》（俄语版）（韩语版，题名《伊犁河》），《中国天机》（英语版）在各有关国家出版。《这边风景》（阿拉伯语版）正在埃及出版中。

11. 健康状况有所下降，每天走路步数由平均8600降到6300左右，听力日益下降，牙齿再次断裂，偶有腰椎压迫症状出现。我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红叶时节送世中

王琪森

铨兄的微信，说是陈世中老师今天上午10时走了！我一下子怔住了，我真怀疑是误传，因为我外出前几天，还与陈老师通话，他说话时还是中气十足。于是，我即与陈老师的学生小方微信联系，终于得到确认。我真是悲痛万分，哀伤不已！

陈老师是位有笔墨追求，艺术理想，人文情怀的画家，他和我相约到他八十岁时办一次有一定规模的个人画展，出一本有个性特色的个人传记。为此，他近年来已很少参加活动，也减少了很多的应酬，在他的留泓画室专心致志地挥毫作画，他准备画一批系列画，如整六尺大画系列、水墨系列、泼彩系列、小品系列、册页系列、手卷系列等。他和我商量，他的传记要写成一本有艺术情趣、有人生品味、可轻松阅读的别样的读本。可分为从艺篇、师友篇、雅玩篇、旅游篇、收藏篇、美食篇等，用故事来串。他曾说：画作要精彩，首先画家的人生要精彩。为此，他已经在两年前就开始了回忆口述，已达十多个小时。他知道我忙于杂事，专门请人整理出了口述文本。如今，“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他自己走进了历史。

陈老师在海派花鸟画苑中标志性画家，也是江

派花鸟画中最有成就的传承者，具有时代性的开拓与谱系性的更新，他把江派花鸟的写实性推向了造型性，使之产生审美的语境与视觉的张力，可读可品可赏可思。他的画讲究笔墨精到酣畅，注重形态灵动多变，推重构图奇崛姿肆，力求设色富丽堂皇，整个画面漾溢出饱满的情韵和雍容的气息。值得一提的是：陈老师在当代小写意画坛上是开辟出新境界的领军，他是做出了相当的艺术贡献。他的笔触线条气息醇厚，墨韵变法层次丰富，晕染造化细腻传神，使之大象无形而境生象外。他还大胆融入西

画色调元素，由此产生肌理效果与色块渗透，使之墨彩互发相映，意写形变相守，令人味之无极。如果天假时年，他的暮年变法一定会呈现出更璀璨的成就。

陈老师比我大十岁，我们又同为常州乡梓，情在师友之间。我们曾一起参加宋庆龄基金会赴南非援助南非孤儿的活动，一起到日本进行文化考察，一起到广东进行专门的美食之旅，一起在昆山建立艺术工作室等，他走到哪里就把快乐和笑声带到哪里，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艺术家。作为海墨画会的副会长，他为该会的艺术发展与社会影响，是多有贡献的。对于社会公益活动，他也积极参加，从而体现了他的家国精神。

陈老师学养全面、与人为善、热爱生活、生性

11月27日，我们正在日本作红叶之旅，从神户、京都到奈良，一路上红叶相伴相随，那丹艳霞赤、如火如荼的红叶铺天盖地，似在向季节作最后的告别，也似在向尘世作留恋的辞行。

这天傍晚，我们刚到宾馆，就收到了画家徐立



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周同法书

的母亲是第一位“受害人”。母亲1938年参加革命，即便是按部就班，退休前也有可能是副局级。因为父亲是分管市里组织工作的，母亲曾有多次提拔机会，但在上报提拔的名单里，父亲毫不留情地把母亲的名字划掉。听父母亲老战友曾经“唠叨”过一些往事，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已是一名军级干部，当时母亲怀着双胞胎，行军路上，母亲几乎是步履艰难，但父亲的马都是给伤病员骑的。

二姐从部队转业，按政策可以回上海，但父亲认为，作为一名市领导干部，他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子女不能都在上海。父亲一言九鼎，二姐一家至今定居南京。父亲是搞党务的，又分管干部工作，父亲不让子女走“仕途”，是担心我们有可能利用他的影响。大哥原先在工厂车间工作，领导

想调他去科室工作，其实是想提拔他当干部，父亲知道后，马上找大哥谈话，希望大哥还是回车间工作。一束“小小的火苗”，也被父亲扑灭了。直到大哥退休，也只是一名普通的企业职工。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父亲任组织部长，后来

家父的“严防死守”

王时妹

父亲作为上海市委书记，也是分管组织工作，上海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都是父亲的熟人，有些都是父亲一手提拔的干部。改革开放那段时期，我们子女若是下海找关系，事业上寻求帮助，几乎就是易如反掌，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身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这样的“严防”又传到了“第三代”。二哥的女儿，当时是父亲唯一

的孙女，我们家这位幸运的孙女，一直在爷爷身边长大。爷爷喜欢孙女是不言而喻的。大约在1995年，孙女考上南模中学，父亲百思不解，感觉这位孙女功课实属一般，如何进了重点中学？难不成又是利用了他的影响？父亲居然亲自跑到教育局办公室查询，是否开了后门？教委办人员向父亲做了解释。我们也松了一口气，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但只要事情是正确的，父亲也会听从的。

父亲的严于律己，还表现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上。干部难免会有一些待遇，但父亲就像“卸去”身上的“防弹衣”似的，能“卸掉多少待遇就卸多少”。“文革”前，父亲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配的房子是二楼连着三楼，但父亲硬是把三楼让给一名局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组织给父亲

语法是什么？语法也称文法。依据它的定义，大抵是指语言习惯，和文本里字、词连接的习惯方式。语法在白话文里，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语法的学习，占据了语文教育的大量课时。这类教育或可商榷，在这里就不展开了。这里要说的，是文言文，特别是诗，不在语法，或者说并不因循所谓语法说话和行文的。中国文字以字成句，每个字形大于字义，所以美无穷尽，也所以所有的字似乎都可能以各种排序连接，可以有许许多多可能的方式说话和行文。而诗，之所以如此美好，也得益于它规避了所谓的语法。

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非常有名。只二十个字，留住的气氛，千年不去。后两句，十个字的排序，还真说不清语法。读起来就是觉得美，被感动了。中国文字原来可以这样连接。“天低树”，不是主谓宾，不是天压低或削减了树梢。而是平野一片，天显得很高远，树自然就觉得低了些。“月近人”，也不是主谓宾，月，只是在天心孤照，应该没有心思来接近诗人。只是诗人感觉这会儿江水很清，映出了月影，这月影离自己很近。可见，诗里的主语，永远是诗人和他的心意。这种执着的诗心，语法理解不了。

还譬如杜甫《秋兴八首》里的句子。如“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他日泪，是从菊的泪吗？自然不是。故园心，是孤舟的心吗？自然也不是。那么“开”和“系”，两字的主语在哪里？读它的人，都知道是杜甫。不在意语法，反而很明白。还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太震撼了。杜甫晚年所谓精于诗律，其实是冲开语法一路过去了。这两句说白了，也就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杜甫改变了排序，不是出于通常的平仄需要，只是他感觉这样更合他的心请。这就是中国文字和诗，所具有的美的无穷可能性。用鹦鹉和凤凰起句，一般化了。香稻和碧梧，一个是生计，一个是生机，都更鲜活，让晚年的诗人，不由得提前写到。有意思的是，这两句十分无视语法的杜诗，至今引人神往。

语法也是文法。诗的成文，也无定规。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觉睡到天亮，怎么听到昨夜的风雨声呢？是睡前和梦里听到的？还是醒来看到地上湿了，花儿落了，才知道昨夜有过风雨呢？只是，直到今天，读者都不会去问。美是简单的，读者感受美的心情也是简单的。还譬如，李白那首非常著名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直到第四句出来，才让读者想到，岸上踏歌的是汪伦。这种主语游离的状况，在诗是常有的事，也从没人会在乎，而且感觉是真的好。诗，这种惜字如金的文体，这种来自中国文字本相的审美，实在是美得没治了。

慷慨，于收藏古玩、荷花养鸟、旅游美食、佛学参禅等多有涉及且造谐深厚。陈老师还是一位资深的“书虫”，有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古今中外名著他大多读过，有时还作批注，这为他的丹青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艺术资源和审美养料。如今陈老师远行了，愿他在天堂继续挥毫泼墨。

因我羁于旅途，只能摘几片含丹的红叶，祭奠于陈老师的灵前，仅作心香一瓣！

醉里谈诗

陈鹏举

醉里谈诗
上二十

陈鹏举



续挥毫泼墨。



十日谈

父母的馈赠
责编：殷健灵

明日请看《正直善良的你》。